

# 汉语拼音的隔音符号问题

徐 国 玉

## 引言

汉语拼音方案的隔音符号主要是为了避免多音词音节界限的混淆而制定的。关于多音词注音的隔音符号使用规则，2012年修订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写道：“a, o, 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í' ao（皮袄）”。这一规定与原方案一致，没有什么变化。2012年新修订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2012）则仅有带隔音符号的多音词的移行规定，将此规定抄录于下：

“6.2 音节前有隔音符号，移行时，去掉隔音符号，加连接号。例如：

Xī' ān（西安）移作“……Xī-  
ān”（西安）

不能移作“……Xī' -  
ān”（西安）。”

再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商务印书馆）的“凡例”中写道：

“多音词的注音中，音节界限有混淆可能的，加隔音号〔'〕：

[a] 相连的两个元音，不属于同一个音节的，中间加隔音号，如 [答案]  
dá' àn, [木偶] mù' ǒu。

---

关键词：拼音 声调 隔音号 正词法 规则

[b] 前一音节收 -n 尾或 -ng 尾, 后一音节由元音开头的, 中间加隔音号, 如 [恩爱] ēn' ài, [名额] míng' é”。

《现代汉语词典》的这两条规定, 前一条比《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表述更加明确, 可操作性更强; 后一条规定是词典自身所加。所增加的后一条规则可以避免另一批多音节词的音节界限的混淆。

关于隔音符号的使用规则及其作用等, 不少学者提出了异议, 本文也不揣浅陋谈些看法。

—

关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隔音符号的使用规则学者们所持之见可归纳为以下一些:

一、无用论。“隔音符号这个部分在汉语拼音中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有声调符号作为标志, 就完全不会与前面的音节发生混淆”<sup>1)</sup>。(陈毓舒, 1989) “……每个音节都有声调符号……可以根据声调符号所在的位置来区分音节……即使前一音节以 -n 或 -ng 收尾, 后一音节以元音 a、e 开头的也可以不用隔音符号……极其个别的特殊情况, 书写拼音时适当注意间隔也可以避免混淆。……没有必要产生隔音符号这个辅助性标志”<sup>2)</sup>。(韩建朝, 1995) “……加上声调符号能够区分音节便不再使用隔音符号”<sup>3)</sup>。(谢汉江, 2019)

二、将字母法或符号法归于一法论。为取得同一个方案的一致性, 字母法和符号法应归并一法: “要么取消字母法, 一律改为符号法——在易混的两个齐合撮音节中间也加隔音符号, 例如 da' i (大衣); 要么取消符号法, 一律改为字母法——在开口呼音节前面也加写或改写大写字母 A、O、E, 例如 piAo (皮袄)<sup>4)</sup>。(王艾录, 2006)

三、适度修正论。《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有带隔音号的多音词共 392 条, 如果不用隔音号会产生混淆的只有 104 条。据此, 将多音词注音时隔音号的规则修正为: 1. 前一音节收 -n 尾或 -ng 尾, 后一音节以 a, o, e 开头时, 如

果音节界限发生混淆,就使用隔音号,否则不用。2.前一音节以元音结尾,后一音节以元音 a, o, e 开头时,在标调拼写的情况下,一律不使用隔音号。如音节是轻声时则应加隔音号<sup>5)</sup>。(马国金,1985)

四、扩大使用范围论。“……解除隔音符号使用条件的限制,只要音节界限不清晰就可以使用隔音符号,如 shàng' è (上腭)、shān' gē (山歌)……”<sup>6)</sup>。(张志超,2009)

五、彻底改造论。为了解决音节混淆的问题,调号是否标在末一个字母上。理由是调号标在音节末一个字母上,至少有下面几个优点:

1. 可以克服韵腹标调不能贯彻到底的缺点。
2. 隔音符号可以舍弃。两个音节相连,前一音节末的字母标上声调后,后一个音节不管是否轻声,音节界限都是明显的。
3. 可以舍弃 Y、W 这两个字母现在的用法。
4. 舍弃 Y, W, 除了可使一部分音节的拼写缩短外,更有意义的是 Y 可以取代 ü。ü 写起来麻烦,改成 y 写起来就顺手了<sup>7)</sup>。(浅文峻,1984)

六、改变符号形式论。汉语拼音方案在字母系统之外另加一个撇点作隔音符号区分音节界限,但隔音符号在注音中使用频率据统计不会超过千分之五,但是夹在字母中却显得比较生硬,不如用别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百度百科,“汉语拼音方案”)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有关隔音符号的规则及其作用等问题呢?

## 二

为了避免注音的音节混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两套做法:

1. 字母法。给齐、合、撮三呼零声母音节前改写或加写字母—y、w、y (u)。
2. 符号法。给开口呼零声母音节前等加隔音符号。实践证明字母法对避免多音词的界限的混淆非常有效,不妨做一个废除字母法的测试。例如把“zěnyàng”(怎样)写成“zěniàng”,把“bānwén”(斑纹)写成“bānuén”,

把“chūnyǔ”(春雨)写成“chūnǔ”,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其结果就是即使给这三个词加了声调符号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如下音节试拼的错误:“zě nì àng/zě niàng”、“bā nu én”、“chū nǔ”。同时,据周有光先生统计,在34,978个词中,仅出现2,172个可混音节,占统计数的6.26%,而其中的95%又是齐合撮韵,所以这95%的韵母使用了y、yu、w之后,可混音节就很少了<sup>8)</sup>。(周有光,1961)不仅如此,y、w、y,占声母的位置,例如“zhèyàng”、“duìwài”、“guānyú”等还有形式的美感。因为字母法所发挥的作用很完美,所以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舍弃y、w的主张缺乏理论根据和现实的基础,没有什么可行性。

字母法虽有争议,但远不及符号法的争议大,即隔音符号到底是应该废除,还是应该进一步扩大其使用范围的问题。

隔音符号是否该废除呢?

两个元音不属于同一个音节的多音词,只要加了声调符号,那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会发生音节界限混淆的问题,尤其是像“áo' áo”(嗷嗷)、“é' ěr”(俄而)、“chā' é”(差额)、“jiāo' ào”(骄傲)、“jiǎo' ài”(湫隘)、“jiào' àn”(教案)、“jiāo' ěr”(焦耳)、“yòu' ér”(幼儿)等这类词的注音不加隔音符号也不会出现混淆的可能,因为根本就没有“oa”、“ee”、“ae”、“oe”、“ue”等这样的拼写。但《现代汉语词典》把“áo' áo”、“é' ěr”、“chā' é”类的词的注音也都加了隔音符号,其规则整齐划一,避免了汉语拼音规则过度复杂化,便于学习和运用,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汉语拼音方案既然作为国家推行的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等重要的工具,其隔音符号规则,专家们一定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而且做了很多试验,根据实际需求而制定出来的。“a, o, 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这一规则可以说主要是适用于不加声调符号的时候。

从拼音使用的现状来说,以商品商标使用拼音的情况为例,商品商标鲜

有标注声调符号的。例如“Baiweicun”（百味村）、“BOSIDENG”（波司登）、JUN YANG MU YE（君羊牧业）、KAIFENGYUAN（凯丰源）、LING-SHIXING（零食猩）、NONG LIAN YOU PIN（农联优品）、“Qinyin”（沁印）等商标都一律没加声调符号。如果商品名称中有词的音节混淆可能的，按理需要加隔音符号。

其次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说，多音词相连的两个元音，不属于同一个音节的，如果不加隔音符号，如“shíèr”（十二）、“píǎo”（皮袄）、“xiéè”（邪恶）等，两个带声调符号的元音拼于一起显得很拥挤，缺少美感，使用了隔音符号就能避免这种情况。隔音符号虽不是特别为此而制定，但拼音的形式美否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至于把声调符号都加在每个音节的末尾字母上的主张，其中也有缺乏形式美的问题。另外，虽然该主张有助于解决音节的界限混淆的问题，但缺乏音韵学理论以及视觉心理学的基础，完全没有可行性。

如果说“相连的两个元音，不属于同一个音节的，中间加隔音号”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在不加声调符号的条件下的考虑，那么前一音节收-n尾或-ng尾，后一音节由元音开头的多音节词加隔音符号就不单是否加声调符号的考虑了。因为像“zhàng’ ài”（障碍）和“jīng’ è”（惊愕）一类，没有隔音符号，前者就会误读为“zhàn gài”，后者就会误读为“jīn gè”。因此，词典将这两个词都加了隔音符号以示区别。即使“biān’ ài”（边隘）、“biǎn’ é”（匾额）一类，虽然至今也还没出现或者今后也永远不会出现“bia”这样的音节，词典也还是加了隔音符号。

需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chuángōng”（船工）、“xiángē”（弦歌）、“yǎngài”（掩盖）等不加隔音符号的问题。

“chuángōng”（船工）、“xiángē”（弦歌）、“yǎngài”（掩盖）这类词一律不加隔音符号，本着凡例中没有明说的一条规则，即“辅音字母尽后，不尽前”（周有光，1961）的规则。本着这条规则虽然可以避免多使用隔音符

号之烦,但这个规则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不具有周遍性。此规则不能一贯到底。因为有像“dāngàn (单干) /dàng' àn (档案)”、“míngē (民歌) /míng' é (名额)”、“xiānǎi (瞎奶) /xiǎn' ài (险隘)”之类的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给这类词都加了隔音符号,但严格来说,这是与“辅音字母尽后,不尽前”的规则相矛盾之举。

汉语拼音规则整齐划一非常重要。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受“dāngàn (单干) /dàng' àn (档案)”、“míngē (民歌) /míng' é (名额)”之类词的影响,让外国学生进行以下多音节词(不标注声调符号和汉字)的音节界限的划分,不少学生难免会出现“→”后所示的音节界限混淆的错误:

angou (àngōu 暗沟) → ang ou、Angela (Āngēlā 安哥拉) → Ang e la。

Banama (Bānámǎ 巴拿马) → Ban a ma、bangang (bāngàng 扳杠) → bang ang、bineng (bǐnéng 俾能) → bin eng、binge (bīngé 宾格) → bing e。

chana (chànà 刹那) → chan a、cane (cán' é 蚕蛾) → ca ne。

engong (ēngōng 恩公) → eng ong。

faner (fǎn' ér 反而) → fa ner。

ganai (gān' ái 肝癌) → ga nai、jina (jīnǎ 缉拿) → jin a。

Henan (Hénán 河南) → Hen an、hunao (húnào 胡闹) → hun ao。

kanameisu (kǎnàméisù 卡那霉素) → kan a mei su。

langan (lángān 阑干) → lang an、linan (línàn 罹难) → lin an、

liangan (liángǎn 连杆) → liang an、liange (liàngē 恋歌) → liang e、liangen (liángèn 连亘) → liang en。

nangaoyin (nángāoyīn 男高音) → nang ao yin。

reneng (rènéng 热能) → ren eng。

shengan (shěngàn 审干) → sheng an、shengao (shēngāo 身高) →

sheng ao。

tangan (tàngān 碳酞) → tang an、tange (tàngē 探戈) → tang e。

wana (wànnà 腩纳) → wan a、wange (wǎngē 挽歌) → wang e、

wangeng (wángěng 顽梗) → wang eng。

xinan (xīnán 西南) → xin an、xingan (xīngān 心肝) → xing an、

xinao (xīnào 嘻闹) → xin ao。

yingan (yīngān 阴干) → ying an、yingen (yíngēn 银根) → ying en。

zenan (zénàn 责难) → zen an、zengan (zěngǎn 怎敢) → zeng an。

对中国人来说,即使不清楚“辅音字母尽后,不尽前”的规则,以上的词也大都能分清音节的界限在哪里。例如“engong”读“en gong”(恩公 ēngōng),不读“eng ong”;“reneng”读“re neng”(热能 rènéng),不读“ren eng”,因为中国人一般都清楚地知道没有“eng ong”、“ren eng”这样的词。除非是很生疏的,例如“tangan”、“wana”之类。前者是“tan gan”(碳酞 tàn gān),还是“tang an”?后者是“wa na”(腩纳 wànnà),还是“wan a”一些人就会举棋不定了。

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外的词典的多音节词的注音情况,我们又查阅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王同亿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以及《汉英词典》(北京外国语学院《汉英词典》编辑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1979)、《汉英大词典》(吴光华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潘绍中主编,商务印书馆,2013)、《中日大辞典》(增订第二版)(爱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编纂处编,1994)、《现代汉日辞海》(大东文化大学中国语大辞典编纂室编,角川书店,1994)、《中国语词典》(伊地善智继等编,白水社,2002)、《中国语词典》(相原茂等编,东方书店,2004),所得到的结果是这些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有关隔音符号的词语的注音都没什么不同。因此,为了一看即明,避免出现多音词音节界限的混淆情况的出现,有必

要将规则整齐划一化。既然“a, o, 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 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 用隔音符号 ( ' ) 隔开……”, 那么像 (chuángōng) “船工”、“xiángē” (弦歌) 之类也是应该加隔音符号的。加隔音符号, 符合规则的一致性的要求。词的音节界限分明, 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 利于提高阅读效率, 尽管写时会略费点时间。因此, 我们认为新增加以下两条使用隔音符号的规则为宜:

[a] 前一音节收 -e、-i、-u 尾, 后一音节由辅音 n 开头的, 中间加隔音符号。

如:

gě' náng (革囊)、rè' néng (热能)、jī' ná (缉拿)、lí' nàn (罹难)、  
ní' nào (泥淖)、ní' nán (呢喃)、chū' nà (出纳)、lǚ' nánzǐ (鲁  
男子)。

[b] 前一音节收 -n 尾, 后一音节由 g 开头的, 中间加隔音符号。如:

ān' gāng (鞍钢)、ēn' gōng (恩公)、lián' gǎn (连杆)、mǐn'  
gǎn (敏感)。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三点:

一、《现代汉语词典》规定:“条目中的轻声字, 注音不标调号, 但在注音前加圆点。”据此, “热闹”一词, 以上所列举的词典都标注为“rè·nao”。既然有这样一条规则那么就不会出现“ren ao”这样的音节界限混淆的错误。因此, 规则中还要补充这样一条: (rè·nao) “热闹”之类不再加隔音符号 ( ' )。

二、隔音符号 ( ' ) 的形式问题。( ' ) 这个形式虽然与字母不是同类, 但从简单易学易写等方面考虑比新增加一个字母等其它手段会更好一些。

三、不使用隔音符号 ( ' ), 把有混淆可能的两个音节用间隔开的方法的主张, 实践中会难以奏效; 利用将第二个音节的字母大写的办法, 例如“piAo (皮袄)”, 会出现与汉语拼音正词法有关字母大写的规则的矛盾, 此举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 结语

使用隔音符号可以使多音词的音节界限分明,避免词的音节界限的混淆,利于提高阅读效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隔音符号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还应该扩大其使用范围。使用“辅音字母尽后,不尽前”这个“潜规则”,目的虽然是为了避免过多地使用隔音符号,但此“潜规则”存在着不能一贯到底的这个根本性的矛盾。为了克服此矛盾,隔音符号的规则里应该增加本文所提出的两条新补充规则。依据本文所提出的两条新补充规则使用隔音符号的词其数量并不是很大,即使使用了隔音符号也并不怎么影响书写的效率,而且词的音节界限一看即明,不会产生其读法的迟疑,利大于弊。

查阅大量汉语入门教材可以清楚地知道:教材的拼音部分关于隔音符号方面的内容,都只有“a, o, 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这条规则的说明。这样做很有问题。只此说明,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学习者并不清楚为什么“cāng’ ěr”(苍耳)、“dàng’ àn”(档案)、“xiāng’ àn”(香案)之类的词也加了隔音符号。同时,也更不明白为什么“dāngàng”(单杠)、“liángǎn”(连杆)、“mángànn”(蜜干)之类也有音节混淆可能的词却不加隔音符号,因为汉语拼音方案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凡例”中都没有明说词的注音中所遵循的“辅音字母尽后,不尽前”这条“潜规则”。因此,汉语拼音教学充实有关隔音符号规则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隔音符号(′)虽非拉丁字母,但形式简单,易学,易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 注释

- 1) 陈毓舒 1989“隔音符号”新探,《湖南社会科学》第2期,第69页。
- 2) 韩建朝 1995 隔音符号的性质及作用疑辩,《天中学刊》第3期,第63页。

- 3) 谢汉江 2019《汉语拼音方案》隔音符号使用指瑕,《中国民族博览》第6期。
- 4) 王艾录 2006 隔音符号用途异议,《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72页。
- 5) 马国金 1985 谈隔音符号的使用,《辞书研究》第3期,第85页。
- 6) 张志超 2009 汉语隔音符号用法新探,《经济研究导刊》第10期,第200页。
- 7) 钱文俊 1984 隔音符号浅议,《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第95页。
- 8) 周有光 1961 汉语拼音方案解说,《文字改革》第7期,第23~26页。

#### 其它主要参考文献

- 周有光 1956 音节分界问题,《拼音》8月号。
- 吕叔湘 1984 一致 易学 醒目—关于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意见,《文字改革》第1期。
- 张寿康 1984 谈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几个问题,《文字改革》第1期。
- 史有为 1984 正词法的四个统一,《文字改革》第2期。
- 周有光 1986《中国语文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泽先 1989 正词法只能简单刻板些,《语文建设》第6期。
- 戈致中 1999 对《汉语拼音方案》“隔音符号”规定的一点补充意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1期。
- 辛 果 2004 谈《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隔音符号使用规则的缺憾,《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
- 田生芳 2006 关于《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学研究》第58期。
- 汤幼梅 2009 隔音符号使用条件的理解分歧及使用现状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
- 小川郁夫 2017 中国語の拼音表記について:《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名古屋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7。

## The Issues on syllable-dividing marks in Chinese Pinyin

XU Guoyu

The rule for syllable-dividing marks in Hanyu Pinyin scheme was formulated to avoid confusion about the boundaries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Pinyin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s proved that this rule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avoiding confusion over the boundaries of Chinese polysyllabic words. Though this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ere are a lot of controversy among scholars about this rule, such as the theory of uselessness, the theory of moderate revision, the theory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use, and so 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ot only syllable-dividing marks should not be abolished, but should also be further expanded. Using syllable-dividing marks is a good alternative to the Hanyu Pinyin scheme. To this end, two new rule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